

却望舟山是故乡

□楼淑君

唐朝诗人刘皂写过这样一首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我曾在舟山工作客居了十年。后来离开了舟山，到现在也将近二十年了。现在无端忆起舟山，忆起曾经的同事友人，常常会在心里感叹一句：却望舟山是故乡！人到了一定年龄，才会理解刘皂诗歌中的情与境，并引起深深的共鸣。

近日在浙江卫视看到一则新闻：舟山跨海大桥建成并通车十五年。记得通车时舟山人的欢呼雀跃，先生战友群里的兴奋激动，那些情景仿佛不过是前些年的事情。这么快，一恍惚，竟然十五年了。光阴何太急，如白驹过隙！

通车后的十五年里，除了疫情期间，我们每年都会开车前往舟山。吹吹海风，会会老友，吃吃海鲜，回味青春岁月，顺便捞起人生中最美丽的那段时光。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往来舟山的交通很不方便。先生身为海军，长年回不了老家。我每次带着幼小的孩子前往探亲，抱着孩子提着行李，从一辆大巴转到另一辆大巴，孩子沉沉入睡，到了鸭蛋山码头，还要顶着海风坐轮船。这样辗转，从金华的一个小县城到舟山定海，也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如果车流量大，在码头排队几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情。

后来我随军到了定海，老乡聚会，也时常会说起往来交通的不便。说起上世纪80年代，往返旅途更是颠簸。那个时候很少有长途大巴，老乡要坐汽车到县里的小火车站，坐火车到宁波，再由宁波火车站辗转到宁波码头，最后由小船渡到定海。当时不管哪一种交通，都很慢，班次也极少。

老乡当时的男朋友在413医院工作，不知道女朋友什么时候到达，计算着女朋友的假期时间，连续去码头等了三天，才算等到。当然也等来了未来的妻子。那时候估计自行车也是稀缺货，不知道他要走多少路才到的码头。从前的车马慢，从前的感情也专一。

忽然忆起部队大院的邻居小妹生产时，夫妇俩都去了医院。这个时候，上了年纪的邻居婆婆从余杭赶过来。在儿子的再三叮嘱中，揣着一路的恐惧与对儿媳的担忧，独自一人辗转而来，恰好碰上了媳妇生产的时间。邻居打电话到我家，请求我先生骑自行车把他老娘从码头接上再送到医院。我一直好奇，这位邻居婆婆是怎样一路颠簸到达却没有迷

路的，肯定不容易啊。

在舟山的十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时候的工作没有现在这么卷，同事们经常会在午休时间打墩，也会在周末去郊外游玩，还有各种节假日的欢乐合唱与单位孩子们的同台演出。

生活上，从青垒头路的十几平方米单间到后来改造过的小一室一厅，在这个小院里，邻居之间常常串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也能隔三差五地品尝到。日常里虽然少了男人们的身影，但是家属们的欢笑声与孩子们的喧闹声，常常响彻院落之间。

记得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发烧了要去医院，孩子爸爸在出海中，邻居就陪着我和孩子去了医院挂盐水，回到家已是深夜12点。类似的事情常有，家属们都能互帮互助。

女儿说，在舟山读书的时候，最盼望的就是台风光临。每当台风来临，家属区的男人们都要去防台，每家每户只有女人与孩子。停电的夜晚，点起蜡烛，大人聊天，孩子玩闹，因为第二天大家都可以在家休息。

有一次，在海滨桥家属区这边，深夜两三点被楼下的喧闹声吵醒。原来台风天里，海水倒灌进了一楼的房间，睡觉的人夜里醒来，手一伸碰到了凉凉的水。

女儿问，后来一楼的人怎么办呢？我告诉读小学的她，部队连夜派人把这些家属与孩子送到了附近的宾馆里入住。

后来先生转业到了地方，我们一家也离开了舟山。从此我们与舟山，便是隔海相望了。海那边，连接着我们难忘的人与事。东海咸味的风，捎来先生战友的问候；蓬莱的浪涛，卷过来女儿的同学情谊；而我的朋友来杭州开会，也时常会携上鲜美海味。

舟山跨海大桥建成后，去舟山就方便了。五一，十一，中秋，元旦，我们不用积攒理由，也不用担心码头排长队，只要驾着车子开上壮美的跨海大桥，就轻松地过了海。

现在宁波到舟山的高铁正在建设中，相信等到通车后，热爱海洋风光与海鲜美味的人们会追逐着踏浪而来。毕竟交通便利了，其他就不是问题。

路是人造出来的。以前，我们乘船去；现在，我们开车去；将来，我们坐高铁去。

不用常想，惦念就在心里。东海之滨，海天佛国，蓬莱仙岛，花鸟胜地……

回首处，却望舟山是故乡！

北风唤醒了幸福感

□薛晓波



外公的老宅在大丰东街，位置比较好，建于民国年间，已被列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单。图为房子外貌



上世纪80年代，我家利用老宅的有利位置开了日用百货店。图为我们姐弟俩的合影

入冬了，呼啸的北风，吹响了冬天的号角。听着风声，想起了故乡金塘的老屋，想起年少时过冬的往事。

小时候，我居住的房子是外公当年费尽心血建造的条石为基的两层木结构老屋，与乱石屋和茅草屋相比，在当时算是“豪宅”。但与现代的建筑相比，舒适度还是差了很多。虽不漏雨，却也漏风。屋外刮大风，屋内刮小风。到了冬天，北风凛冽，无缝不钻，让我们防不胜防，躲无处躲，屋内屋外几乎同温，常常是屋外泼水成冰，屋内一夜成冰。

我的卧室朝北，冬天晒不到太阳，又阴又冷。晚上睡觉，北风从被子里钻进来，让人瑟瑟发抖，常在半夜冻醒，蜷缩成团，一夜无眠，直至天亮。

为了抵御寒冷，想过不少办法。将脚后的被子卷起来，让北风无缝可钻，可北风还是会从棉絮缝里渗进来；用葡萄糖瓶灌满热水暖脚，可到了半夜，热水变成冷水，还要吸热。

入冬了，呼啸的北风，吹醒了童年的记忆。小时候，一到冬天，手上、脚上就长满冻疮，痒得浑身不自在。那时，家庭条件普遍不好，买不起手套等保暖用品，手脚长满冻疮者比比皆是。

入冬以后，最怕上学。家里虽冷，可以打陀螺、踢毽子、跳橡皮筋让身体发热，也可以围着火炉取暖，趁父母不注意偷偷烤个番薯，烤块年糕。到了学校，纪律约束，只能静静地坐着，手脚冻得发麻，如坐针毡。实在忍不住了跺几下脚，便会像水波一样传播开去，跺脚声此起彼伏，有时吵得老师不能上课，学生也没心思认真听课。

那时，一到冬天，课堂走廊和操场挤满了人，女生跳橡皮筋、跳方格子；男生打陀螺、玩官兵捉强盗，走廊、操场尘土飞扬。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上班开车，密闭的空间打上暖气如入春天。学校装上了空调，四季如春，学生们再也不会因寒冷而影响听课了。

入冬了，呼啸的北风，让我们感受到生活越来越好，幸福感越来越强。时代更迭，外公建的老宅已被列入近代史迹类不可移动文物名单，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我才会去看上一眼，住上一晚。

照片由作者提供

